選文摋英 中

5236.03
4221.8
v.2

選文擷英中目録

為袁紹檄豫州　陳孔璋
檄呉将校部曲　陳孔璋
檄蜀文　鍾士季
難蜀父老　司馬長卿
答客難　東方曼倩
觧嘲并序　揚子雲
答賔戲并序　班孟堅
豪士賦序　陸士衡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元長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3664

歷舉曹操之罪

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
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
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
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
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僄狡鋒
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
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
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
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
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

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奬蹙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

造於操也後會鑾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
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
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
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
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
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
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
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
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
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

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
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
顯桑梓松栢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
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
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
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
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
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掛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
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
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

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
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
專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
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
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
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
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
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慴晨夜逋遁屯據
敖倉阻河爲固欲以螳蜋之斧禦隆車之隧漠
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

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竝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兖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絶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

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

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戸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将校諸吏降者多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

檄吳将校部曲　　陳孔璋

尚書令彧告江東諸将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憲也漸漬荒沉徃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

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汚簡墨譬猶鷇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及吳王濞驕恣

屈強猖猾始亂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氷泮濞之罵言未絶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胷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于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横熊據虎跱彊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鸇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

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屍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旍首萬里軍入散關則羣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

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
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
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
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
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
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濩
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
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屬皆為鯨鯢超之
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
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夫鷙

鳥之擊先高攫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搤據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爲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

疾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
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
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
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邳
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樛尚開城
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袁
尚則都督將軍馬延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
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
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
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

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
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
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
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
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為仇虜夕為上將
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
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熛
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
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
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

發孫權之罪

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
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
之賊義殘仁莫斯為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
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
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
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
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
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
多福保乂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
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

各紹堂構能負折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
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
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迮雨絕於天
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
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之德也鷦鷯之鳥巢於
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
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
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
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
乎若能飜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

也如其未能筭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絶其蹯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没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如言
詔律令

檄蜀文　鍾士季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

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

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
銜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
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之
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
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
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
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
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
乂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一
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

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
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
覩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
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公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
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
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鴆毒懷祿而不
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
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
為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
賊還為戎首咨困偪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

封侯咨豫開國事壹等窮蹴歸命猶加上寵況巴蜀賢智見幾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遂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

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
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
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
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
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
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
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
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夷之與
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
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

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
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
巴不化俗也僕常悪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
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
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
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
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
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
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慼之
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

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喔齪拘文牽俗修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

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内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邉境外之則邪行横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内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强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

遠撫長駕使䟽逖不閉曶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

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
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而
辭退

答客難　　東方曼倩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
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
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
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
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内無雙則可謂博
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

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慴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天下均平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

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殊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

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
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
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絶此士所以日夜孳
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
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
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
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
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
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聽有所

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斂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惟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

莛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由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解嘲并序　揚子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

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

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網解結羣鹿爭
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士
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
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
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
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
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鑕鈇散以禮
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
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
契人人自以為皐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

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

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

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

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蹽唏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捬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抱鼓之閒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

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坻隤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答賓戲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

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喩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賔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

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衛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鋭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絙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筴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勢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奥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觀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横騖於

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游說之徒風
飇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雲煜其間
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磨鈍鉛刀皆能
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
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
䵷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遇時
之容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
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
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
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

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為顦顇福不盈眥
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
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激君
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遒其身乃囚秦貨既貴
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
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
漢灑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
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
如神涵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
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龢枝附葉著譬猶

草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覿欲從㮣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旣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

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
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
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
門闡究先聖之壺奥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
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
炳乎後人斯非亞歟若乃夷抗行於首陽惠降
志而辱仕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
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
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
哲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己味

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
璧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
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照千載而流光也應
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
雲超忽荒而躔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
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
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
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絶技於弧矢般輸榷巧於
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
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廁技

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豪士賦序　陸士衡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飈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

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徵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衒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勲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

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寡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鞅鞅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各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昔非其然者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尊昵焉登帝大位功莫厚焉守節没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翌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劒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

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
又況乎饕餮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
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
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
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
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
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移危機將發而方
偃仰瞪眄謂是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
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
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

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游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盛焉卒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此之不爲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

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
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王元長

臣聞出豫爲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
之駕翔焉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體元
則大悵望姑射之阿然窅眇寂寥其獨適者已
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
瑤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我大齊
之握機創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幽
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

歸華宋受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鹿丘之歎遷邑
息大坰之慙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駿
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
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
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
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含弘而不
殺猶且具明廣寢昃晷忘餐念負重於春氷懷
御奔於秋駕可謂巍巍弗與蕩蕩誰名秉靈圖
而非泰涉孟門其何峻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
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言

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
胄愛敬盡於一人光曜究於四海若夫族茂麟
趾宗固盤石跨躡昌姬韜軼炎漢元宰比肩於
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歡來仕
允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芾斯
皇室家君王者也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
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
業守屏稱事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沉冥之
怨既缺邁軸之疾已消興廉舉孝歲貢於外府
署行議年日夕于中甸協律總章之司序倫正

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掌壺宣夜辨氣朔
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褰帷斷裳危
冠空履之吏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勤恤民
隱糾逖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
仁者遠惟道斯行讒莠蔑聞攘爭掩息稀鳴桴
於砥路鞠茂草於圜扉耆年闕市井之游稚齒
豐車馬之好宮鄰昭泰荒憬清夷侮食來王左
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髽首貫胸之長屈膝厥
角請受纓縻文鉞碧砮之琛奇幹善芳之賦紈
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騊盈衍儲邸充牣郊

虞匭牘相尋鞮譯無曠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
於南北暢轂埋轔轔之轍綏旌卷悠悠之旆四
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刃天瑞降
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
歷草滋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
文方握河沉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
九之遙迹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
豫作樂崇德者歟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粤
上斯已惟暮之春同律克和樹草自樂禊飲之
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爾表乎時訓行慶動

於天矚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奥
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均乎姚澤膴膴尚
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偏求中和
而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雲構離
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
榮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幽幽叢薄秩
秩斯干曲拂邅迴瀉湲徑復新萍泛沚華桐發
岫雜天采於柔荑亂嚶聲於緜羽禁軒承幸清
宮俟宴緹帷宿置帝幕宵懸旣而滅宿澄霞登
光辨色式道執殳展軨効駕徐鑾警節明鐘暢

音七萃連鑣九斿齊軌建旟拂霓揚葮振夲魚
甲烟聚貝胄星羅重英曲瑵之飾絕景追風之
騎昭灼甄部駔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
轟隱隱紛紛軫軫羗難得而稱計爾乃迴輿駐
罕嶽鎮淵渟睟容有穆儀賓式序授几肆筵因
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蓀俏陳
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邠詩召鳴鳥于弇
州追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
江正歌有關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
山之壽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

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蔚宗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

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

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
矣及光武中興斲雕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
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
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
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
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
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
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
旨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
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因設外

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
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
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
難王家多釁委成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
人斷割重器唯秦羋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
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
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
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
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
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紲於圄犴之下湮滅連

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樵爛為期終於陵夷
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
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
並列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
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
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

宦者傳論　范蔚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
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
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

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
之篇然官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
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
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
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豎
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
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
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內
受宣詔令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
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

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
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
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
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
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
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
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
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
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
而其員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亦二

十人攺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圖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廻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

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劒紆朱
懷金者布濡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
十數府署第館基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
州國南金和寶氷紈霧縠之積盈牣珍藏嬙媛
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
木被緹繡皆剥割甿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
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薰
子以自衒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
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
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

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鈎黨轉相誣染凡稱
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
服之嚚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
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
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
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信乎其然矣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
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

王恠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卒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於目而拂於耳

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而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

進遂及飛廉惡来革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没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喣喣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

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
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
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
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
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
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
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
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
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
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

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
恩以廣其下本仁祖誼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
摠遠方壹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
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
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
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還
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
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
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
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

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故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

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四子講德論并序

王子淵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蝱終日經營不能越

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
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
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
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為其然
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
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覯卒遇而以為親者
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
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
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
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

能以斷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擻波
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衡蒙涉田而能致遠
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
古今之患惟文學處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
於是相與結侶擕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
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輗而聽之詠歎中雅轉
運中律嘽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為誰則
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
禮友焉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
不識寡見尠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

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

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碔砆凡人視之快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寳也精鍊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况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所不能名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白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

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感焉浮游先生色
勃皆謚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
清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
雅夫世衰道微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
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
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
莫不霑濡厖眉耆耇之老咸愛惜朝夕顧濟須
臾且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
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
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

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縢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為多鰌鱓並逃九罭不以為虚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耻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乘詩以顯至

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甘棠之
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室計沮議何傷顧謂文
學夫子曰先生微務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
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
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
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惑
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於是文繹復集
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
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
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

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廈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有咎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

莊有孫叔子反燕定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
蠡謀庸剋滅彊吳雪會稽之耻魏文有段干田
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
彊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
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
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
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冠道德履
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
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
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

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絜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顧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減膳食畢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疏繇役振乏困恤民灾害不遑遊宴閔耄老之逢辜憐縗絰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

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
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
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達僭
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
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其
所臨莅莫不肌慄慴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
姓征伀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
以養鷄者不畜貍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
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
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令海

内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耀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栖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歲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合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

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憍蹇習俗桀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蹤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耕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扜絃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穫刈則顛倒殪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扤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

編結涅顏燋齒梟瞷翦髮黥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淵魚奮躍是以刺史感遠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黭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尅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王命論　　　班叔皮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

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
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
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
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
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
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
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
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劒
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
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

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
覩之於人事矣夫饑饉流隷飢寒道路思有短
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
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
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
其權柄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
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闇
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
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棁之材不荷棟梁之
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

餘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幾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

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用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

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妊
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
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
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
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
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
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
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
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
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

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
之明分絶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
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
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六代論　曹元首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
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
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
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
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

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胷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曁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

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䘏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以爲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

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

業不能改制易法罷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

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

力令海内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

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
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
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
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
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
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
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
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
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
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禽

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旣絶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奄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蓁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耻王綱之廢絶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

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起為名都

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銜軛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之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

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　韋弘嗣

蓋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

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

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刧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

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内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包文武並騖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

人之將衮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貿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養生論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

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

者雖終歸於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

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

味煎其腑臟醴醪煮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
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
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途易竭之身而外內
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
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
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
持生也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
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
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
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由桓侯抱將

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泄之以尾閭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顧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

誘於外交睽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不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曠然無憂患

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運命論　李蕭遠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

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

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

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
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
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文
薄之獘漸於靈景辯詐之偽成於七國酷烈之
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
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於洙泗之上
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
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
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
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

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

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
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
原以之沉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
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
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
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
塞之斯為淵焉升之於雲則雨施沉之於地則
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
於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迕於
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

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筭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耻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籧篨戚施之人俛仰

尊貴之顛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脉脉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屬鏤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於張湯牛車之禍也蓋笑蕭望之跋躓於前而不懼

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
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
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
之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
不如楊雄仲舒之闃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
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為實乎
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
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為名乎則善惡
書于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於天道吉凶
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

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游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紒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為物甚衆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
古之君子蓋耻得之而不能治也不耻能治而
不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
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
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黙語不失其人天動
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璇輪轉而衡軸猶執
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選文掇英 中